

华侨华人经济与住在国融合发展研究

李鸿阶¹ 廖 萌²

【内容摘要】 华侨华人是中国实现海外利益的特殊载体，是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重要依靠力量。本文运用经济融合理论，着重考察华侨华经济融入住在国的过程、方式、现状与实现途径，发生经济矛盾与冲突的根源，以及住在国华侨华人政策变化的经济影响。指出华侨华人经济活动能否融入住在国，不仅关系到自身的生存发展，而且对我国发展与住在国经济关系将会产生重要影响。

【关键词】 华侨华人经济 住在国 融合发展 研究

【中图分类号】 D63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6052(2009)05-0102-07

华侨华人是我国实现海外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的特殊载体，是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重要依靠力量。据有关资料统计，目前我国海外华侨华人总数约3600多万人，遍及世界上的180多个国家和地区。^[1]海外华侨华人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其经济活动能否融入住在国，不仅关系到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而且对我国发展与住在国经济关系将会产生重要影响。

一、华侨华人经济融合的理论渊源

对华侨华人经济融合问题研究，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

1. “中间人少数民族论”（The Theory of Middleman Minorities）。该理论以美国社会学家埃德娜·博纳西奇为代表，旨在阐明东南亚华人、欧洲犹太人、东非印度人、土耳其亚美尼亚人等移民，由于受到住在国居民的排斥和迫害，被迫抱成一团，这是他们长期不能融入当地的主要原因。这些外来民族的共同特点，都是在居住国充当“中间人”角色，容易与当地的顾客、商业同行和劳工发生利害冲突，不时地遭受到严重打击，使得他们更加内向，更加依靠本族人而不相信当地人，久而久之形成了恶性循环。^[2]

2. “依附论”（Dependent Theory）。这一理论以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为代表，主要研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与外围关系，并不直接研究华侨华人问题。然而，华人资本作为东南亚当地资本的“先驱”与“骨干”，是外围国家的民族资本。“依附论”揭示了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平等性质，但看不到“周边”、“外围”国家（地区）内部发展经济的动力，认为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东南亚华侨华人的前景

十分暗淡。^[3]

3. “同化论”（Assimilation Theory）。这是美国“熔炉论”（Melting Pot）翻版，带有种族沙文主义和冷战色彩，以美国历史学家斯金纳为代表。认为东南亚国家能否彻底地同化华人，取决于他们是否采取措施割断华人与祖籍国的联系，从而有效地限制中国在当地的影响和发挥作用。华人只有抛弃自身的民族传统，彻底地同化于当地才有前途。^[4]

上述理论产生的根源和立场虽不尽不同，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对华侨华人前途持悲观看法。认为华侨华人无论是“中间人少数民族”、“外围国家”民族资本，还是作为住在国的少数民族，都将生活在“怪圈”里，无法依靠自身力量摆脱命途多舛的境地，他们的前途不容乐观。这种片面看法，是对华侨华人的应变能力和创造力缺乏足够认识，导致看不到华侨华人的发展前途，表明这些理论有其局限性。

二、华侨华人经济融入住在国的历史考察

1. 身份转变：华侨华人经济融入住在国的前提条件

近代以来，随着工业革命发展，为了掠夺廉价的经济资源，西方殖民势力大举侵入东南亚国家。在广东、福建等沿海城市，许多中国居民以“契约华工”方式被贩运出国。19世纪以来，随着美洲、大洋洲和南非等地相继发现金矿，又有大批华工出洋谋生。这些早期移民既没有资金和技术来源，又得不到本国政府的保护，只能靠出卖苦力谋生，凭借着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勤俭诚信的美德，为当地经济开发和社会进步做出了贡献。

收稿日期：2009年7月8日

作者简介：1. 李鸿阶，福建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研究方向：区域经济。福州，350001。

2. 廖萌，福建社会科学院华侨华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华侨华人问题。福州，350001。

华侨华人经济活动，都是在住在国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经济环境中进行的。二战之后，东南亚国家相继走上独立道路。为了改变贫困落后面貌，发展民族经济，开始实施较为宽松的“入籍”政策，大批华侨加入当地国籍，实现了“落地生根”，成为住在国的重要族群，中国成了“情感”或“回忆”上的家乡。华侨华人经济的当地民族经济属性，能够更好地融入住在国经济体系，通过自身经济活动，为住在国带来税收和就业机会，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

2. 多元发展：华侨华人经济融入住在国的内在要求

二战以后，随着住在国经济发展，华侨华人政策调整变化，华侨华人社会开始由“质变”到“量变”，融入程度不断提高，经济活动日趋多样化。

(1) 从地域分布看。二战前，华侨主要集聚在东南亚国家。为摆脱发展困境，提高抵御外界困扰能力，华族被迫聚居一处、和衷共济，逐渐形成了“唐人街”，相对孤立地发展。

二战后，随着华侨华人数量增长，跨国移民持续增加，华侨华人地域分布由集中趋向分散化，逐步转向欧洲、北美、澳大利亚等地发展，目前这种趋势还在发展。为了取得更好的生存发展机会，东南亚部分华侨华人实现再移民，相继进入发达国家，广大华侨华人纷纷走出“唐人街”，不断拓展新的经济领域，日益成为住在国与祖籍地开展经贸活动和友好往来的重要“中介”和依托力量。

(2) 从职业构成看。早期的华侨是以“三把刀”（剪刀、菜刀、理发刀）经营为主，经过漫长的发展历程，逐步转向饮食、洗车、杂货等服务行业。但那时的华侨经济只是住在国经济的有益补充，处于从属发展、非主流地位。

二战后，西方殖民主义纷纷瓦解，为了实现经济自主，建立独立的经济体系，发展中国家（地区）积极鼓励发展民族经济，实施“替代进口”、“出口导向”工业化发展战略。广大华侨响应住在国政府号召，加快身份转变过程，积极由传统行业进入现代工业、服务业领域，显示出主流社会对华人身份和职业转变的认可。

(3) 从政治参与看。近年来，华人参政意识不断加强，努力进入主流社会。马华公会是马来西亚第二大政党，与执政联盟“国阵”共享执政权利。印尼华人组建了政党，成为华社与当地政府沟通的重要渠道。美国华人参政由来已久，到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落地生根”观念加强，接受教育程度、经济地位提高，参政议政更加活跃，部分华人到各级议会或政府部门担任要职。

华人参政议政、主动融入主流社会，可以维护自

身的合法利益，有利于把自己的发展与住在国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为华侨华人经济顺利融入住在国提供了重要保证。

(4) 从文化认同看。华侨华人是传播中外文化的友好使者。为了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华侨华人在国外开办华文学校、华文报馆；中华文化不断吸收当地文化优秀成果，有较强的植根性和先进性。华侨华人逐步融入当地社会，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加快“入乡随俗”，有利于与当地居民融为一体，共创美好生活。

3. 经济转型：华侨华人经济融入住在国的最佳选择

20世纪初，华侨资本首先在小商贩、中介商和承包商中产生，并以商业资本形态出现。二战后，中国政府鼓励当地华侨入籍，由“客人”变为“主人”（华人），他们积极响应住在国政府发展工业化号召，由商业领域进入工业和服务业领域，开始新的经济转型。

到20世纪90年代末，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华侨华人企业纷纷调整经营策略，通过产业转型和债务重组，重点发展比较优势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经济实力和科技力量不断增强，促进了经济转型，为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奠定了基础。

三、住在国华侨华人政策变化及其经济影响

由于历史背景、民族构成、政治经济及社会因素影响，各国政府的华侨华人政策有着较大的差异性。但总的看来，华侨华人生存环境日趋宽松化，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逐渐得到了改善。

1. 东南亚华侨华人政策变化及其影响

(1) 东南亚华侨华人政策转变。二战后，东南亚国家对华侨经济实施限制、排挤政策。1942年泰国颁布“职业限制法”，规定华侨从事的27种职业只许泰人经营。1947年奎披汶政府上台后，立法限制华侨经济活动。菲律宾政府推行的“菲化”政策，排斥华侨企业与华侨资本发展。印尼苏加诺政府以“民族化”为由，限制华侨经营进出口、零售等传统行业。马来西亚政府“新经济政策”，强行牺牲华人企业利益、扶植马来人经济发展。越南政府通过推行“经济国有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打击华侨华人经济发展。

为了缓和政治矛盾，东南亚当局转而采取“利用为主、限制为辅”的华侨华人经济政策。以印尼为例，1998年9月哈比比总统签署第26号总统训令书，下令取消种族歧视条例，停止使用不利于民族团结的“原住民”和“非原住民”用语。1999年10月瓦希德政府上台后，排除阻力和干扰，调整华侨华人政策。2001年7月梅加瓦蒂接任总统后，执行较为

宽松的华人经济政策，利用华人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重建国内经济。2004年10月苏西洛总统上台执政后，颁布新《国籍法》，彻底取消针对华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歧视性条款，指出华族是印尼统一国家不可分割的部分，华人为印尼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5]由于正当权益受到重视，华侨华人在印尼经济重建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 东南亚华侨华人政策转变的经济影响。东南亚华侨华人经济政策转变，对华侨华人经济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

首先，限制华侨华人政策，严重阻碍了住在国经济发展。如泰国銜披汶政府实施限制华人经济活动政策后，国营企业日益成为官僚、特权阶层积累资本的温床，成为政府沉重的财政负担，迫其改弦易辙，颁布“鼓励工业投资法案”，鼓励和扶持民间资本（主要是当地华人资本与外资）投资，促进工业化发展。菲律宾的“菲化案”以及印尼政府禁止外侨经营零售商业政策，导致国内市场瘫痪、物资供应短缺、物价暴涨等严重后果，最终迫使政府废除这些法案，准许华商重新经营米黍业和零售商业。197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从“族群政治”出发，奉行土著（马来人）至上政策，华人企业股权比重受到限制，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迫使将部分资金和技术转向国外，成了马来西亚经济发展的致命伤。1986年世界银行经济问题报告书，就向马来西亚政府提出两项建议：一是实施国营企业民营化政策，政府管理资源集中在较小范围；二是在国家政治许可范围内，政府扩大原住民财富比重的“种族平等化”政治目标，应从工业化政策中撤走。

其次，华侨华人政策宽松化，扩大华侨华人经济发展空间。东南亚国家华侨华人政策变化，加快华侨经济向华人经济转变，促进华人资本从商业、贸易领域转向工业领域，并与住在国经济、外国资本融合发展，对华侨华人经济转型升级、企业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变化都产生重大影响，奠定了东南亚华侨华人企业（集团）发展基础。

2. 美国华侨华人政策转变及其影响

(1) 美国华侨华人政策转变。美国是个传统的移民国家，其华侨华人政策经历了“歧视——松动——基本放宽”演变过程，是与经济环境变化、华人社会地位提高以及美国政府对种族问题认识的逐步改变分不开的。

二战以前，美国政府采取歧视、限制和禁止中国移民入境政策，华侨华人不仅数量有限，而且饱受歧视与禁止入籍之苦。二战后，美国华侨华人政策开始松动。1943年废除排华律例，允许中国移民入境并加入国籍。1965年颁布“移民法修正案”，允许中国

每年拥有2万名的移民配额。随后美国逐渐取消了歧视政策，华侨不但可以入籍，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且与当地入享有同等的经济权利、社会福利待遇。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进一步放宽华侨华人政策，扩大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每年的移民配额。1990年美国通过新移民法，将香港移民配额增至1万名。^[6]总之，美国主流社会态度转变，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促进华侨华人经济多元化发展。

(2) 美国华侨华人政策转变的经济影响。美国华侨华人政策转变的直接效果，就是华侨华人数量急剧增加。1940年美国华侨华人总数仅10万人，^[7]到2000年增至288万，增长了近30倍。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资料，2006年全美华裔人口达3565458人。^[8]美国“移民研究中心”移民报告显示，1995—2007年在美国新移民中，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包括台湾、香港）为200.7万人，居新移民总数第二。^[9]2008年共有8万中国人获得美国绿卡，有4万入了美国国籍。另据美国普查局调查，美国华人的97%以上生活在城市里，加利福尼亚州约占全美华人总数的40%，纽约州约占18.4%，其它分布在伊利诺斯、德克萨斯和夏威夷等州。^[10]在相对平等的经济政策作用下，具有华族特色的唐人街、华文学校、华侨华人社团、华文报刊、中餐馆等随处可见，得到长足发展。据美国中餐协会统计，2006年美国中餐馆逾5万多家，华人从业者达30多万人。^[11]不少华侨华人在科技、文教、政治等领域都做出杰出贡献，华侨华人经济走向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当然，也要清醒地看到，受意识形态等影响，美国的种族歧视还将长期存在。美国对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台湾因素和“人权”问题，将导致中美关系“胶着”发展，美国社会的排华情绪尚未根本消除。

3. 欧洲华侨华人政策转变及其经济影响

(1) 欧洲华侨华人政策转变。历史上，欧洲曾发生过排华事件，也制订实施过严厉的限制华侨华人入境政策，但在战后，欧洲修改了《移民条例》，不断放宽华侨华人的入境规定。

当前，欧洲社会人口结构呈现“渴求移民”的总体趋势，为解决“老年社会”问题，采取主动选择，加强控制，促进融入的移民政策。如荷兰以经济利益为导向，将“独立移民”分为高技术移民、知识移民、劳工移民等三类。英国、法国、德国等发达国家都在试行引入“移民计分制”，有计划吸收高素质移民，补充劳动力短缺。欧盟国家认识到：为了国家的团结、稳定，必须促进移民的认同、融入并忠诚于定居国。为此，采取并制定相应的入籍考试、宣誓效忠

等一系列措施,目前已出现的“申请长期居留”比“申请入籍”更困难现象。

(2) 欧洲华侨华人政策转变的经济影响。据《欧洲时报》报道,欧洲华侨华人150万,其中40%来自东南亚再移民,50%来自浙江温州、青田。目前欧洲华侨华人年均收入1万美元左右,居当地居民中等收入以上水平。^[12]

欧洲华侨华人社会历史较短,华侨华人总数不多,尚处第一代向第二、三代过渡阶段;欧洲华侨华人经济以传统餐饮业为主,经济地位不能与历史悠久的东南亚各国、美国的华侨华人相提并论。但欧洲华侨华人适应力强,随着入籍政策宽松化,东南亚华人的“再移民”以及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新华侨华人的不断涌入,欧洲华侨华人数量将快速增长。在欧洲华侨华人中,不少是留学生和投资移民,比较容易融入主流社会,为欧洲华侨华人社会注入新生力量,有利于开创新的经营领域,加快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并向经济国际化、企业集团化发展。

4、南非华侨华人政策转变及其经济影响

在非洲地区,南非较具代表性,可以看作是非洲华侨华人经济发展的缩影。

二战后,南非长期奉行“白人至上”的种族隔离政策,华侨华人只能居住在约翰内斯堡、开普敦等传统城市。在政治上,华人即使加入南非国籍,但长期没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在经济上,南非限制华侨华人领取新的营业执照,禁止购买地产,华侨华人经济领域十分狭小,只能父子相传经营小餐馆和杂货店;在文教领域,华侨华人子弟不得进入白人公立学校,只能到收费昂贵的私立学校、教会学校和华社自办的华文学校就读。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随着南非种族隔离政策撤消,华侨华人处境逐步得到改善,但经济发展仍受限制。

四、华侨华人经济与住在国的矛盾与冲突分析

华侨华人经济与住在国的矛盾与冲突,是西方殖民统治实施“分化”政策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走出了国门,国(境)外旅游目的地迅速增加,目前在海外设立的中资企业有8000多家,海外中资机构1900多家,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步入高速增长阶段。^[13]据国家旅游局统计,2006年中国出境总人数达3452.4万人次,2007年增至4095万人次,已成为亚洲最大的旅游客源输出国。随着华侨华人海外定居者逐年增多,定居范围不断扩大,由此带来的经济矛盾和冲突迅速增加,近年来出现的印尼“排华”、西班牙烧鞋、所罗门撤侨、汤加王国骚乱、美国“芥兰鼠”、俄罗斯“禁商令”和意大利米兰等事件,就是上述趋势的集中反映。

(一) 华侨华人经济与住在国的矛盾与冲突特点

这种经济矛盾和冲突既有经济矛盾,又有华侨华人自身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妥善的解决,将对华侨华人经济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1. 频率提高。近年来,华侨华人与住在国矛盾与冲突频率增加。据统计,2006年至少有558名中国公民在海外被羁押或受当地社会动乱波及^[14],一年内中国政府在所罗门、东帝汶、黎巴嫩和汤加就进行过四次较大规模的撤侨行动。目前,华侨华人与住在国的矛盾与冲突并无减少迹象。

2. 范围广泛。华侨华人与住在国经济矛盾有区域扩大,影响程度增加趋势。目前已从传统的冲突多发的非洲、中东扩展到南美、南太平洋等地区。2005年3月8日,向来被世人公认为“太平国度”的新西兰,也发生绑架华人的勒索案件。

3. 形式多样。在经济矛盾与冲突案件中,有针对华侨华人的抢劫偷窃行为,有中资企业和华侨华人个人的违规违法行为,^[15]也有住在国司法、安全机关执法不当,造成对华侨华人的伤害,甚至是由歧视导致排华事件,出现经济矛盾与冲突形式日益多样化。

4. 长期存在。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对外交流交往增加,中国商品、中国人将大量走出国门,华侨华人谋生领域多元化,谋生手段多样化,与其他族群的经济利益摩擦和矛盾必然增多,这是中国人融入世界必然出现的矛盾。

(二) 经济矛盾与冲突的根源分析

目前,国外“排华”势力主要有两股力量。一是民间力量,包括采取驱逐、抢劫、焚烧华人财物等暴力行动,如西班牙烧鞋事件。二是政府力量,通过制订歧视、限制性的法律法规,限制华侨华人经济发展,如意大利米兰事件。实际上,政治力量的破坏性更大,负面影响更持久,这两股力量互为影响、互相配合,将成为制约华侨华人经济融合发展的“硬伤”。

1. 从客观原因看

(1) 对华侨华人偏见与歧视仍然存在。在多数国家,尽管华侨华人已逐步融入当地社会,但当地民族仍存在偏见,加上政客挑动、传媒不实报道和种族主义势力抬头,往往牵连许多无辜的华侨华人,成为当地社会矛盾的牺牲品。(2) 华侨华人成为经济衰退的“替罪羊”。为了转移视线,巩固执政地位,尤其是东南亚部分国家,当地政府往往将经济衰退的责任强加给华侨华人。一些属于经济纠纷事件,往往被渲染成政治或民族事件,华侨华人成为发泄的对象。(3) 华侨华人经济的发展环境相对不利。华侨华人经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大都走低端制造、薄利多销的营销模式,随着竞争力的不断提高,对住在国当地企业造成冲击。由于原有利益分配格局被打破,华侨华人

企业受到当地政府、行业协会的限制和打压，西班牙烧鞋事件就是突出例子。

2. 从主观原因看

(1) 华侨华人参政议政意识不高，团结协作不够。由于历史等因素影响，华侨华人对当地政治缺少关心，希望游离主流社会之外。由于“朝中”无人，华侨华人无法表达自己的心声，正义要求难以伸张，华族的合法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得不到保障。如西班牙埃尔切市的60多个华人鞋商近在咫尺，相邻做生意，大都是温州人，但多数互不相识，更没有组成华人鞋商组织，他们普遍反映“出事后不知道该怎么办”。(2) 华侨华人属社会弱势群体，“两极化”现象严重。由于生存发展环境不同，直接导致了华侨华人贫富的“两极化”。据《曼哈顿唐人街居住调查》显示：纽约华阜居民中有1/3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接近65%的25岁以上成年居民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生存发展方面面临着严峻挑战。^[16]从世界范围看，华侨华人经济地位虽然有了提高，但政治地位没有多少改善，容易与当地形成竞争、引发经济冲突和矛盾。(3) 华侨华人经济活动的半封闭性。华侨华人长期居住在“唐人街”，商业网络以华族群体为主，经济活动有较强的封闭性；加上语言交流局限，对当地风俗习惯不甚了解，遇事多忍辱负重，以钱消灾，久而久之就给当地人留下华侨华人“有钱好欺负”印象。(4) 华侨华人法律观念相对薄弱。华商经营地域集中化，从事行业相近，在某些经济领域容易形成垄断经营，尤其是行业无序竞争和粗放型经营模式，部分华商从事违法经商活动，以次充好、出卖赃物、压价经营，不遵守政府规定的工作时间等现象，引发当地顾客和群众不满，影响了与当地政府、公众的和谐共处。

(三) 化解华侨华人与住在国经济矛盾与冲突的途径及其措施

虽然华侨华人与住在国的经济矛盾与冲突不可避免，但仍属可控范围之内，当前应从以下方面着力解决问题。

1. 以开放包容心态，做好本地化工作。华侨华人经济融入当地社会，应学会加强沟通，努力化解隔阂，模范遵守住在国的法律，尊重当地社会、民族习俗。要以开放包容心态，加强与当地企业交流，遵守行业游戏规则，主动了解所经营产品的敏感度、经商方式能否被住在国接纳等情况，实现自我保护和发展的。

2. 融入主流社会，增强对住在国责任感。华侨华人应为当地社会做贡献，多做些慈善事业，不仅能够拉近关系，树立良好形象，而且可以用自己的劳动、创造和奉献赢得住在国的信任和尊重，一旦发生

矛盾和冲突事件，就会有人提前“通风报信”，帮助做好“消防”工作。近年来，委内瑞拉华商积极回馈当地社会，积极开展献爱心、救灾扶贫等活动，深受当地政府和人民好评，这种做法值得充分肯定。^[17]

3. 促进团结互助，学会“抱团”发展。华侨华人在住在国发展经济，必须团结自强，促进共同发展，努力处理好与其他族群的关系。要加强聚会，互通经济信息，相互交流经商心得，防患于未然。要利用宗教团体组织，学会与对立面做好沟通工作，关注社区发展和市政工程建设，扭转当地人的偏见。

4. 成立行业协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行业协会是保护业者利益最直接、最佳的途径。华侨华人应在住在国成立行业协会，改变商品结构和经营条件，促使经济顺利转型。如西班牙烧鞋事件发生后，埃切尔华商积极行动起来，成立商会，同时聘请律师进行法律援助，取得较好的效果。目前西班牙华人鞋业协会已应运而生，对团结、引导华商融入当地社会，依法经营，切实维护自身经济利益起到重要的作用。

5. 积极参政议政，促进社会公正进步。目前，多数华商已加入住在国国籍，但“客居”意识浓厚，参政议政意识和能力比较低。事实上，在西方国家现行的政治制度下，各国政府优先考虑的是选民利益问题。选举投票是华裔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实现自我保护的有效手段。华侨华人要改善自身的地位，只有依靠自己，通过参政议政，才能成为不受歧视、堂堂正正的公民，为住在国经济发展和公平正义做出贡献。

6. 发挥桥梁作用，成为了解中国的纽带。发生经济矛盾和冲突，主要是当地主流社会对当代中国发展变化缺乏了解和误读造成的。中国快速崛起，很多国家充满着疑虑和恐惧，加上当地主流媒体渲染，“中国威胁论”泛滥，对中国崛起进行“围堵”。因此，华侨华人应行动起来，增进住在国对当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了解，消除当地社会对华侨华人歧视和对中国经济崛起的偏见。

五、华侨华人经济融入住在国的方式、现状及其实现途径

华侨华人构成具有“多层次化、多样化和全球化”特征。华侨华人融入住在国经济方式、现状和途径不同，将对住在国经济乃至中国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一) 华侨华人经济融入住在国方式

从国际上看，移民可分为精英移民和非精英移民两种。前者凭借自己的资金、教育、科技方面优势移民他国，后者则是在不具备上述优势情况下进入异国的。可见，非精英移民和精英移民在融入住在国过程中，其表现方式和遇到问题是很不相同的。

非精英移民融入住在国，一般要经历“生存—生活—发展”三个阶段。非精英移民携带更多的文化传统，与住在国的传统差别更容易凸现，有可能诱发经济矛盾和其它冲突行为，反过来正是这些紧张和冲突，推动着他们与住在国的进一步融合。精英移民有较强的应变性和适应能力，融入途径较单一，主要经历“对异国文化的好奇与抵触—入乡随俗—积极参与—谋求发展—做出贡献”的发展过程。相对于非精英移民，为了自己的事业发展，他们更主动融入主流社会。

(二) 华侨华人经济融入住在国的现状

纽约移民智库曼哈顿研究所根据美国主要移民来源国的移民入籍比率、参军多少、经济状况、房屋拥有率、英文能力、与美国公民通婚比率等指标数据计算“融入指数”(assimilation index)。其中，融入指数100代表与美国本土生长的公民没有任何差异。据研究，2006年全美移民“融入指数”28，低于1920年42水平。在美国10个最主要的移民来源国中，加拿大移民融入指数最高(53)，中国移民排在倒数第四(21)，在亚洲地区仅高于印度(16)，但不及菲律宾(49)、韩国(42)、越南(41)等国融入指数。

在经济融入度方面，华人移民融入指数在亚洲最低，仅高于墨西哥、萨尔瓦多和多米尼加；在文化融入度方面，华人移民融入指数排倒数第二，仅高于印度；在公民参与方面，华人融入度稍好，在10大移民国中排名第六。^[18]

另据亚裔美国人协会(AACA)研究：英语水平和教育储备是华人移民融入美国的关键。一般来说，教育程度不高的移民要达到同非移民一样的收入，大概需要经过60年；如今的外来移民要融入美国社会，大概需要10年的时间。^[19]

由此可见，中国移民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指数偏低，融入时间比较长。中国移民与美国主流社会依然存在鸿沟，表明华侨华人融入住在国仍任重道远。

(三) 华侨华人经济融入住在国的实现途径

1. 从华侨华人社团入手

华侨华人社团是华人社会的重要支柱，它是凝聚华侨华人力量，联络感情，在异国他乡求生存谋发展，实现“落地生根”，融入当地社会的重要依托力量。

(1) 寻求共同的文化价值观。要主动抛弃自我孤立心态，淡化政治对立情绪，踊跃地参政议政，在服务、贡献住在国经济的过程中，培育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大力发展自己的事业，实现和提升自身价值，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2) 促进华侨华人社团联合。华侨华人社团多样化，实现新、老交替和共同发展是必然的发展趋势。要改善华人社团的结构特点，

积极吸收华裔新生代和新华侨华人力量，为华社注入新鲜血液，打破“各自为政”局面，做到取长补短、互相提携，为华族的整体利益，谋求华社的长期生存与发展服务。(3) 强化政府族群沟通协作。华侨华人社团活动是在住在国进行的，必须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以赢得当地政府和民众支持。要加强与住在国政府部门联系，通过建立“绿色通道”机制，保持定期沟通，减少经济矛盾与误会，做到防患于未然。要加强与其他族裔、移民团体的联系协作，共同争取移民的正当、合法权益。(4) 提升华社活动空间。华人社团活动离不开经济支持，华侨华人经济状况越好，基础越稳固，华人社团就越有条件开展各种有益活动，就有较强吸引力和号召力。因此，华人社团活动应增加经济合作内容，共同区域经济发展，增强华人社团新活力。

2. 从华侨华人行行业入手

(1) 投资行业由集中走向多元。进入20世纪90年后，华侨华人产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投资行业日益多元化。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06年5月公布的亚裔企业统计显示，2002年美国共有华人企业28.6万家，雇员近65万，收入1050亿美元。华人经营最多的是批发贸易企业，占总数40.5%，其次零售企业、旅馆和食品企业、制造业、科技企业，占总数32.5%。^[20](2) 投资资金由分散走向集中。要集中资金力量，通过投资主导行业(产业)，形成规模经济效应，提高竞争优势，促进企业集团发展。(3) 投资地域由本土走向世界。据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华裔移民跨国创业与经营”研究报告显示，在加拿大华裔移民企业家中，开展跨国经营比例高达42%，对促进中加企业进军对方市场发挥重要的桥梁作用。因此，可以通过世界华商大会，相对成熟的华商网络，加强与祖籍地经济联系，拓展发展空间，实现住在国经济与中国经济的共同成长。

3. 从华侨华人企业入手

(1) 转变思想观念，实现经营现代化。华侨华人企业以家族经营为主。近年来，随着华社素质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华裔新生代相继接班，不少华裔已逐步摆脱传统的经营方式，加快与国际市场接轨，形成现代企业管理制度，逐步树立华侨华人企业的良好形象。(2) 重视科技进步，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华侨华人企业大多是结合当地资源优势发展起来的，具有“四低”(低技术含量、低进入门槛、低管理水平、低盈利能力)特征。要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通过自主创新和引进技术，促进华侨华人企业内涵型发展，不断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在中国产品走向海外市场过程中，积极充当“中间商”、代理商角色，增加华侨华人企业安全指数。(3) 增强社会责任，搞好公共

关系。华侨华人扎根发展，应重视做好“本地化”工作，形成与当地生产商利益共享，实现分工协作、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要关注当地民生，勇担社会责任，形成融合发展的族群关系。(4)适当让渡利益，实现双赢发展。浙江义乌市是把中国商品推向世界市场，从中受益的典型地区。义乌市实施“走出去”战略，主要抓批发环节，而把流通环节让给当地人做，利润让渡回避了矛盾，目前有近万名外国商人长期在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做生意，这种做法对华侨华人企业发展有借鉴意义。(5)实施品牌战略，做到以质取胜。品牌可以提升企业形象，增加盈利空间。目前，华侨华人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虽有一定的价格和规模竞争优势，但更需要品牌带动发展。可以收购当地著名品牌，在住在国投资设厂，增加当地就业，形成经济利益共同体，更好融入当地社会。

(责任编辑 王媛媛)

注释:

[1] 龙登高. 跨越市场的障碍: 海外华商在国家、制度与文化之间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7.

[2] 埃德娜·博纳奇. 中间人少数民族论 (Bonacich, Edna, "A Theory of Middleman Minorit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38 (October, 1973), 第 583 - 594 页.

[3] 萨米尔·阿明. 世界规模的积累 (Amin, S.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New York, 1974); 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 [M]. 北京, 商务出版社, 1990: 166 - 208.

[4] 威廉·斯金纳. 泰国华人社会——历史的分析 (Skinner, G W., 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An Analytical History, Ithaca, 1957) 第 382 页; 海外中国文化的变迁与持

续: 泰国与爪哇的比较 ("Change and Persistence in Chinese Culture Overseas: A Comparison of Thailand and Java", 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Vol. 16, 1960), 第 100 页.

[5] 2007 年世界华商发展报告 [EB/OL]. 华夏经纬网, 2008. 1. 16.

[6] 广东华侨研究会. 美国侨情手册 [Z]. 广州: 广东华侨研究会编印, 1991.

[7] 蔡文辉. 美国社会与美国华侨 [M]. 台北: 东大图书公司, 1989.

[8] 2000 年美国人口统计数据. 全美华裔突破 350 万人 [N]. 世界新闻报, 2007. 11. 1.

[9] 华商成就受瞩目 做大做强须破双重瓶颈,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8. 1. 20.

[10] 梅显仁. 美国的华人华侨 [EB/OL]. 洛杉矶华人咨询网, 2008. 7. 17.

[11] 2007 年世界华商发展报告 [EB/OL]. 华夏经纬网, 2008. 1. 16.

[12] 海外华人之欧洲华人生活面面观 [N]. 世界商业报道, 2007. 11. 2.

[13] 林乐真. 欧洲华侨华人现状、发展趋势及引资引智对策. www.xmqs.xm.fj.cn/qw/dz/002.html

[14] 中国投资咨询网, 2008. 4. 23.

[15] 姚佳威, 由珊珊. 出了国, 你安全么? [N]. 南方报业网, 2007. 1. 4.

[16] 侨情简报. 暨南大学图书馆华侨华人信息中心主办, 2009. 4. 28.

[17] 激浪. 安全状况堪忧——委内瑞拉华人风光背后的“脆弱” [N]. 委华报, 2006. 5. 16.

[18] 余东晖. 华人移民融入度偏低 全美移民与主流社会存鸿沟 [EB/OL]. 中国新闻网, 2008. 5. 15.

[19] 2007 年世界华商发展报告 [EB/OL]. 华夏经纬网, 2008. 1. 16.

[20] 华裔移民 58% 攻主流 42% 跨国经营 逾 70% 当中加桥梁 [N]. 明报, 2007. 7. 11.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Overseas Chinese and Living in the country's economy

Li Hong-jie Liao Meng

Abstract: The Overseas Chinese is the special carrier to achieve the overseas benefit, is important dependence strength which the Chinese nation rise. This article utilizes the theory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inspects the process, the way,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realizes the way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integrate living in the country's economy, and the root of the economic frictions and the conflict, as well as the economic impact of Overseas Chinese policy change. This article pointed out whether the Overseas Chinese economic activity does integrate in the country, not only to their own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but also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living in the country's economy will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Key words: Overseas Chinese, Living in the country's economy, Integration relationship, Research